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淮海集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舉人臣黄煒

淮海集卷三十八

宋 秦觀 撰

記

御書手詔記代

元豐元年八月詔以先臣某為天章閣待制環慶路安撫經略使二年四月環州肅遠寨慕家白子等剽屬羌構兵馬亂攻殺旁族先臣遣第二將張守約走馬承受陸中招降之誅其不聽命者於是羌族始定而亡入夏

國者凡三百人復遣守約屯寨上檄夏人使歸其衆夏人承命震恐以其衆歸初慕羌之叛也附置以聞有詔得亡者無小大長少皆即其地斬之至是斬其酋豪百二十有二人而録其脇從㓜弱婦女百四十有二人請于朝詔皆原之既又别賜手詔褒諭先臣跪捧伏讀感激涕下退謂臣等曰我本孤生蒙上識拔寵遇如此自度無以報萬一惟與汝曹共誓捐軀而已明年先臣下世臣等銜奉遺訓夙夜殞越念無以致區區者輒求金石

具刻明詔以為不朽之傳蓋亦先臣之念也昔唐相權德輿嘗讀太宗所賜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迺爾耶臣以為萬世之後當有讀明詔而感動復如德輿者矣豈特今日為百執事之勸哉六年月日承務郎臣俞次臯記

五百羅漢圖記

五百羅漢圖一軸入定於龕中者一人䕃樹趺坐而說法者一人左右侍聽者八人說經者六人課經者六人課已而收經與誦而倚杖者各一人環坐指畫而議論

者麈揮手杖支頤相嚮而談者各六人歸依寶塔者五
人和南合座者六人稽首舍利光者八人飯餓鬼者四
人食烏鳶者施魚鼈者各五人雲升者六人捐現五色
光者缽現白光者泉湧於頂者火燃於踵者袒而洗耳
金環手隨求而立者各一人受齋請者七人受龍女珠
獻者六人受兩猊花獻者四人受往生花獻者七人受
衣冠從三斗謁者五人受胡輸艫者七人受胡從兩槖
駞而致琛者四人受海神跪寶者五人騎龍者跨虎者

乘馬者象駕者獅子馭者各三人為犀説法者一人後座者三人植錫而座巨蟒上者一人背樹膈山鵲者六人注猱升者仰鳳集者閲麋鹿者各四人俛伏豭者翫舞鶴者各五人擷菡萏者一人從後者五人書蕉葉者五人持蕉葉而涉筆者二人焚香而茗飲者六人臨流而滌鉢者三人滌已而持歸者一人浣衣者就樹絞衣者浣已而歸者將浣而進者隅岸而覗者各一人洗屨者後洗而納屨者振衣而去者各一人削髮者為削髮

者沐而待者解衣者既解收衣者各一人補毳者二人
操刀尺者一人治綫者三人泉涌於石遠近而觀者十
六人度石梁者三人欲度者四人行杖錫者二人導者
二人賚者三人芒屩擔簦而歸者三人束裝而行者一
人或坐或行或立跏趺欬欠杖拄笠負數珠白拂山曲
水隈塗覯而卒遇者十八輩合一百二十有三人或坐
或行或立背樓觀憑欄楯據危廹險俛瞰仰睇直視轉
眄側睨旁顧近相目遠相望者二十八輩合一百三十

九人凡羅漢五百人而佛處其中焉佛之旁又有寶冠珠絡持如意執蓮花座猊象者菩薩二石袒徒跣曲拳和南而後侍者弟子十瞻賛而前謁者十六甲胄椎髻挺劒秉鉞立左右者善神二別三十有一焉又童子有抱經室主茶奩荷策持餅典湯徹器凡十有六鬼有馭龍馭馬象受施食送齋書鱗身鳥味衣短後隱樹而窺者凡十有四雜人物有白衣胡跪獻花香珍怪衣冠而謁驅牛以從載犀象挈筐篚而進被甲服弓矢愕而瞻

歎者凡十有九鳥獸有鳳鶴鵲烏龍虎犀象師子馬牛槖駞蟠蟒戲猊猿猱大小四十有三然以羅漢為主故號五百羅漢圖世傳吳僧法能之所作也筆畫雖不甚精絶而情韻風趣各有所得其綿密委曲可謂至矣昔戴逵常畫佛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臧否輙竊聽而隨改之積數年而就余意法能亦當研思若此然後可成非率然而為之决也余家既世崇佛氏又嘗覽韓文公畫記愛其善叙事該而不煩縟詳而有軌律讀其文

怳然如即其畫心竊慕焉於是倣其遺意取羅漢佛之像而記之顧余文之陋豈能使人讀之如即其畫哉姑致叙之私意云爾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弟子秦某記

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會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雖類兒嬉而意趣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為名曰雪

齋而去後四年公為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為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内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為最勤故佛之宫室綦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為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為詞章字畫者亦皆絶少一時讀而翫之使

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為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寘亭為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為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為人元豐三年四月十五日記

龍井記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淛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輙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

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潮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脇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捍之脇以虧蹳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葢有至於是者則其為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

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咒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

淛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為我記之余曰唯唯

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邀予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

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經佛寺上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有也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閑軒記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

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賔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據莽蒼而佃横清泠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㕍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

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虢不斁雲為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撫劒馬兮氣横出山之中兮歳將闌木樛枝兮水鷲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閒

芝室記

河南張倪老既以其父宣義君命奉其母彭城君之喪殯于廣陵石塔佛舍遂與其弟曼老沖老廬於殯側數月有芝生於廬中余聞而謁觀焉蓋附土而出者數本其色正赤澤而堅悍若傅髹彤余撫而歎曰天下之物固有未易詰其所以然者夫濡雨露而生被霜雪而死下荄而上蔓者草之常性也今芝亦草耳而孝士大夫之家則生賢諸侯之國則生明天子之世則生徙之不可蒔之不能豈所謂未易詰其所以然者歟有浮屠聞

而笑之曰是不然天下之物皆吾心也心之本體明白空洞實無一毫可得而有惟其覺真蔽於塵幻由是清激而升者為想濁汚而墮者為情夫情想之於心猶珠鑑之有影像江海之有浪漚形固具存非其本矣故無窮如虛空有物如天地爰逮日月斗星金石草木之屬凡悅可於吾心意者皆善想之所變而憎惡於吾耳目者皆惡情之所生也吾聞彭城君承其先夫人之凶五日而以毀死諸子廬於殯側刺血書經哀動道路善想

交感室為生芝之異於凡草理固然矣其又奚疑若夫善惡畢寂情想究空芝之於此時瑞為何物已而歎曰奇哉吾不能以告子矣余未嘗讀佛書固不知所論中否然竊恠其語宏博瓌奇有足觀者明年張氏兄弟服除而歸廣陵士大夫因號其廬曰芝室懼來者之不知也而囑余為記余既論次其事遂追疏浮屠之語而并載之俔老名康伯以名試中選今為南都教授曼老名節孫前參海陵軍冲老名康道云

祖氏先塋芝記

大夫祖公無頗自西蜀使者得請以崇福祠官燕居于蔡將還朝謂髙郵秦觀曰祖氏本幽州之范陽晉將軍逖實我逺祖其後稍徙深州至道間始來居蔡今汝陽縣陽安鄉十里岡之源則我先府君之墓也元豐初有芝數十本產于塋中其後歲歲有之迨今不絶夫豈一氣之運偶然感發莫詰其所以然耶抑天時人事之際或有以致之也子其為我記之觀曰草之有芝猶鳥之

有鳳獸之有麟從古相傳以為瑞物今乃歳生於先塋之中者殆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其非偶然決也何以明之汝南在漢為佳郡陳蕃黄憲二許諸袁之徒實皆郡人俗尚風節輕勢利士不守道則妻妾恥之故天下號汝南為名氏之區逌唐之世始建彰義節度使屯宿重兵而李希烈吴元濟秦宗權之屬盜有其地王澤不流民吒無知父以弄兵詔子兄以殺人誨弟故天下號淮西為盜賊之藪皇朝受命定都大梁蔡去京

師七驛遂為輔郡百餘年閒良二千石接武而至興學校修貢舉以宣布教化故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才相繼出焉葢唐之舊俗浸微而漢之遺風復起當此之時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府君之仲弟士衡掌誥掖垣從子無擇通籍内閣大夫踐更中外為省名郎作時膚使行且登用諸子森然多有植立其慶未艾也由是言之芝為汝南和氣之應祖氏方大之祥豈不信然昔新豐市李興廬於父之墓左有紫芝白芝二本生於廬上柳宗

元以為孝治神化陰中其心克致斯事矧今芝出於股肱之郡侍從之家也哉宜得一時文學之士比物屬辭歸美於上度為樂歌薦之郊廟追配元封齋房之篇觀也何足以與於此姑承大夫之命論次其事以備作者採擇而已府君諱士龍字德驤云元祐八年四月吉日記

羅君生祠堂記

羅君之為江都以誠心為主恥言鈎距惠文之事凡民

有訟曲直徑决於前不以屬吏詿誤若小過輙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已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予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紿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為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

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潮之患疏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復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徙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為屋數百楹以其羸材新驛堠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瘉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羣祠雨暘輙應如響世益謂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置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

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以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祠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即召埭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凛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涖官行已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為生祠記云

勑書奬諭記 代

元祐二年夏五月詔以臣某知蔡州軍州事三年春盜發陳蔡潁之間甲而兵者四十餘人皆慓悍善鬬其渠魁頗能拊衆得其死力每到大姓之家獨取金幣斥其錢粟以予小民小民德之樂為囊橐通行饋食捕盜言以故稀復遇間遇之又輙為所敗俄轉入淮南界光壽都巡御史素戰不勝其子死之奔仙居縣尉朱記吏卒死傷甚衆既而引還陳蔡潁之間復擾於是有旨合京

西南北部使者督捕移將官於京東募弓箭手騎兵於滑州增立賞格得其渠魁者官三班供職錢六十萬餘黨一人錢四十萬是時諸捕盜官相望者十餘屯無晝夜夜不觧甲而賊衆詭秘出没如神終莫能得臣既陰布耳目察其所在又預募將兵以備掩擊會諜知其區處而諸屯皆遠不可遽召於是令權節度推官翟元衡統所募兵夜從間道去果遇賊於高佐之北斬其渠魁并其妻等六級梟於市元衡又與諸捕盜官圍殘黨於

李曲殲其衆遯免者以次皆擒或自相屠殺棄屍於水中獲仙居縣尉朱記前後斬首凡三十四級生得者六人獲鎧甲旗幟仗械二百二十有七是時渭州弓箭手騎兵猶未至奏劾於途諸捕盜官各解去而陳蔡潁之間安堵矣四年六月蒙恩賜勑書奬諭臣竊惟二聖臨御以來神功聖化鼓動海内陰陽調和菑害絶息臣於此時幸緣肺腑備位郡守偶因薄效遽賜褒嘉承命震驚榮懼交至敢憑金石具刻明詔傳示無窮又論次其

事而并載之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臣向宗回記

遊湯泉記

漳南道人貽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游曰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聞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西郛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墟俗呼土山或曰昔老姥煉丹於此功成仙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

又馳四十里宿黄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龐眉老僧主之應容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蓋有道者也又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漳南來逆相勞苦如平生歡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漳南之所寓也景申遂浴於湯泉之墟西惠濟二百步周裒不踰一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隷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

皆甃石為八方斛竅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輸其中晨夜不絶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病浴之輙愈羸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云地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為湯者衆矣彼汝水驪山嘗為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時綺疏璇題魚龍飛動眩人目睛勢徂事變鹿豖得而辱焉其僻昧不聞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堙於土塗抱清懐潔歴千百年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

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旣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為常越三日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斗起蒙籠曲道尤難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曀望建業江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巃嵸崟岑不可窮竟門

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後可行腹中空豁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嚙其趾蓋以乳石而鼠冢其竇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若有恃者或侵尋而却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鼻口呀而斷齶露其陬牙橫遻卒愕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閟於龕巖夐絕人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

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云景夕還惠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歩崦中隱者陳生居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陁前有小澗涓涓而流瀋以齊篠閟以雙松每泠風自遠而至泛篠溥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籟巽嚮而望自定山轉而西服光晷溥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矗立姤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効履舄之下孫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

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庵之成久矣其地廹遽無流水非枯槁自謀之士莫能居之故蔑有聞者是庵始基也為賢士大夫所矚及成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哉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邀求仁謁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三山憇于虛樂亭復還遂惠濟翼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

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暝舂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勝計於戲兹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漳南自湯泉來會于高郵追叙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遊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自擇焉熙寧十年九月記

淮海集卷三十八

淮海集卷三十九

宋 秦觀 撰

序

俞紫芝字序

余昔游玉笥山周行二十四峯訪蕭子雲故隱道見靈芝焉生乎磐石之上回環而有葉秀澤而不根信天下之異草也竊愛久之留不能去俄有童子朱顔紺髮自松陰中距石輒止撫芝之嘆曰嘻道人無本其亦如是矣

余異而問曰適吾子有緒言不敏未知所謂願終其說童子笑曰子求終乎終之久矣以為未耶沒身無終雖然嘗試為汝言其崖略夫德人以有本為宗道人以無本為宗天下皆知有物所以失己也不知有己所以失己也而德人知之於是内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己為物無彼故能以物為己己物不二謂之眞一夫是謂以有本為宗天下皆知有僞所以喪眞也不知有眞所以喪眞也而道人知之於是前際無捨後際無取無

捨故不斷一切偽無取故不住一切眞眞偽兩忘亦無眞一夫是之謂以無本為宗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夫子識之人間所謂道德者固不出乎此矣雖然有本無本吾豈能識之哉語未既有老人復杖策自松陰中來顧謂童子曰適何所言童子欲語老人引杖擊之童子走松陰忽然不見還視老人亦以亡矣於是余茫然自失私識其言後九年游京師遇金華居士俞紫芝請余改字因

思昔日玉筍童子之言字曰無本復以其說為序贈焉

曹虢州詩序

虢為州在關陜之間其地不當孔道無稱使過客之勞刺史之宅有水池竹林其樂可以忘老故自唐以來號為佳郡朝之士大夫樂靜退者多願往焉元和中劉使君作三堂新題二十一章昌黎韓文公為屬和於是亭臺島渚之勝天下稱之譙國曹子方比自尚書郎出守茲郡左丞相汲郡呂公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詩子方至

陜右以書抵余曰待罪司勲初無裨補疾病求去丞相不加譴假以一州幸矣又賜詞詩以寵其行幸孰甚焉且其卒章之意欲因某以警來者將摹刻於三堂之上其為我序之余曰木不能飛空託泰山則干青雲人不能蹈水附樓航則絶大海自唐迄今守號者多矣而劉使君獨傳於世者非以昌黎文公故耶今得丞相之詩則曹劉二使君皆當傳於不朽知號之亭臺島渚將益顯於天下朝之卿大夫願往者又加多也余未嘗至號

竊誦丞相之詩已若幅巾杖屨從子方於水竹之間子方守號之樂為可知也然士大夫皆謂子方賢者宜同樂於天下不當獨樂於號子方盍專精神近藥物亟還天朝以慰士大夫之論毋為水池竹林之所留也傳曰懐與安實敗名子方其慎之

逆旅集序

余閑居有所聞輙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為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葢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

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吾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筮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廼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游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

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卑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耶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為駁而吾之駁不為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歸於一源吾方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捨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為序

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内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

而已益西漢刺史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吴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吴惟宋常以建業為王畿而東揚州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縣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吴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吴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為吴州

唐初亦為邗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為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録也既成公又屬某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攷焉

會稽唱和詩序

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廣平程公守越之二年南陽趙公自杭以太子少保致仕道越以歸南陽公與廣平公其登進士第也為同年其守浙東西也為鄰國又皆喜登臨樂吟賦故其雅好視遊從中為厚而山川覽矚之美酬獻之娛一皆寓之於詩舊所唱和多矣集賢林公既為之序而道于越也復得二十有二篇東南衣冠爭誦傳之號為盛事以後見為恥或曰昔之業詩者必奇探遠取然後得名於時今二公之詩平夷渾厚不事才巧

而為世貴重如此何邪切嘗以為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謬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也二公内無所激外無所夸其事核其理當故語與氣俱足不待繁於刻劃之功而固已過人遠矣鮑昭曰謝康樂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蓋如其言也其既獲覩盛德之事為幸因手寫二十二篇之詩以遺越人使鑱諸石又述其所以然者發其端云

懷樂安蔣公唱和詩序

會稽之為鎮舊矣豈惟山川形勢之盛實控扼於東南哉其勝遊珍觀相望乎楓柟竹箭之上枕帶乎蘋荇芙蕖之濱可以從事雲月優游而忘年者殆亦非他州所及而卧龍山鑑湖尤為一郡佳處葢府第之所占城堞樓雉之所憑非若窮崖絕壑遊鹿豕而家魚龍不可與民同樂者也前太守二卿樂安蔣公甞以山富草木樵蘇所采為令於公府止之湖地沃衍由於豪奪為表於朝廷復之又廢山西淫祠分湖之别派覆以締構為流

觴曲水以追永和故事於是湖山自然之觀始深窈空明不復為人力所敗閑山水間棹歌之詩至今稱焉熈寧十年廣平程公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來領州事覽其遺迹而嘆曰此前賢所以遺後來也使予無一日之雅猶當奉以周旋況嘗被其知遇乎乃述樂安之志手植松千餘章於卧龍山之上狂枝惡蔓斬薙以時秀甲珍牙無得輙取毎春秋佳日開池籞具舟艦與民共遊而樂之復為詩以記其事元老名儒屬而和者凡六人

而樂安之從子金部預馬公素以詩名天下其所述作必有深屬遠寄不獨事章句而已瞿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時樂安之沒幾三十年而公想像風流眷眷不忘如此然則是詩之作也豈特與山水俱傳而不朽哉聞其風者可以興起矣

送錢秀才序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晨輙一來就語笑終

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浹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卒相覯逢輙嫚駡索酒不肯已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以為常至秋余先浮汴絶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矣於是復會於髙郵髙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為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闊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娱其不忍遽絶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

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欵小扉叱奴使通即自褫帶坐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絶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奇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脂韋汩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𬋩費十餘萬錢何縱也今者室居而輿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

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乎子之問也當為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娱文字之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因水而不在物抅縱因時而不在已余病弗能久矣不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諡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盍有詩以為

送乎比懶賦詩又重逆其意因叙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馬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倜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王定國注論語序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屬吏獄具天子溥其罪責爲黄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税定國相家子少知名

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為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勵晨起入局視鹽税之事唯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詩自娱非疾病慶弔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閤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樂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

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於斯言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廼以副本來屬予為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藴乎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為如此又

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集瑞圖序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爪生于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一凡六物於是鄉之耆老聞而嘆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

蓋已為盛德為尊行為豪傑之材其浮沉而下上者則又為景星卿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頴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為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曄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世指以為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耶邵氏之祖考既以潛德隐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

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為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為三公以往推今即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葢有應之者矣

送馮梓州序

上即位之明年有詔侍從之官各舉部使者二人故龍圖閣直學士滕公與二三耆老皆以馮侯叔明應詔即

日除陜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觀嘗問於滕公曰馮侯何如人公曰有守君子也觀曰何以知之公曰昔高平范公之帥環慶也環將种古以寧守史籍變其熟羌獄上書訟寃且言高平公不法者七事朝廷疑之即寧州置獄而馮侯以御史推直實奉詔往訊是時高平公坐言事去執政有惡之者欲中以危法久矣此獄之起人皆為懼及馮侯召對神宗曰帥臣不法萬一有之恐誤邊事然范純仁為時名卿宜審治所以遣吏者政恐有差

誤耳即賜緋衣銀魚馮侯拜賜出執政謂曰上怒慶帥甚君其慎之馮侯曰上意亦無他因誦所聞德音執政不悦及考按連逮熟羌之獄實不可變而古所言高平公七事皆無狀附置以聞執政殊失望會史籍有異詞詔遣韓晉卿覆治執政因言范純仁事亦恐治未竟顧令晉卿盡覆神宗曰范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侯章於是籍古皆得罪而高平公獨免執政大不快未幾高平公復為鄜帥所奏謫守信陽而馮侯失用

事者意亦竟罷去縣是言之非有守君子而何覸曰如公所云殆古之遺直也豈特部使者而已哉後六年馮侯自尚書郎出守梓潼加集賢校理實始相識質其事信然嗚呼古語有之人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方高平公被誣上有明天子之無私下有良使者之不撓可以免矣而二三子表裏為姦始終巧請至於抵罪而後已可不謂人能勝天乎然當時所謂用事之臣與諸附麗之者今日屈指數之幾人為能無恙而高平

公方以故相之重保釐西洛郊馮侯亦通籍儒館持節鄉郡其福禄壽考功業未艾也可不謂天定亦能勝人乎馮侯將行同舍之士二十有八人餞飲于慈孝佛寺又將屬賦詩而覰以拙陋所欲言者不能盡之於詩乃以舊聞并以甞所感嘆者爲序贈之

淮海集卷三十九

淮海集卷四十

宋 秦觀 撰

哀挽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東朝制詔九年稱烈武功高後世興坐舉不周天柱正親扶暘谷日車升班行尚想延和殿羽衛俄趨永厚陵洛水嵩峯霄漢外百官西望涕難勝

保扶明主自春宫萬國昇平出至公顧命一時聊共政

思齊千古遂同風外家恩數仍長信原廟烝嘗即治隆

欲敘聖功歌挽者乾坤難入畫圖中

韓樞密夫人挽詞二首

奕葉貂蟬後宗姻樂静間從夫登兩地看子入三山舊

像瞻揄闕遺音想佩環百年川閱水不復更西還

天上開華屋邱山忽返眞内人歸賵盛挽者轉哀新鸞

誥初乾墨魚軒已暗塵藹然多德善論次有蒼珉

俞公達待制挽詞二首

詞場英妙氣如虹出入青雲見事功流馬木牛通蜀漕葛巾羽扇破渠戎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詒墨未乾人奄忽傷心江漢日傾東

一麾出守著威名凶訃西來上為驚玉帳笑談成昨夢錦囊書札見平生衣冠漸散紅蓮府鎧馬還歸細柳營可道風流回首盡芝蘭庭下粲朝榮

陳承事挽詞

明時就養寄淮壖忽歎艅艎以柩旋八尺衣冠成繪事

百年風誼列幽鐫銘旌暮暗黄梅雨鄉路秋横碧玉天
遥想葬期豪傑會高車連軫駐新阡

永壽縣君挽詞二首

廷尉蒙恩後蘭臺就養初大椿宜更壽流水遽焉如鸞
錦封花誥蛛絲網板輿百年誰考德琬琰在幽墟
明世辭隆養哀榮道路傳賻喪從上宰歌挽出羣仙素
幔傷秋泛青缸慘夜船玉峯歸葬處木拱鴈連天

曾子固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賫千祀而一時恊氣鬱而四塞兮輿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𦆅氲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而鄫封逺去邑而為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鶱翔而績著兮考蹉跼而文鳴公既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奥秘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澒芒芴而窅㝠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

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辰來遲而去速兮固前終以
跋疐方盤礴而上征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
即商墟而賜環紬史諜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章
絶而復作兮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
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
國兮遂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與靈之焉詣
信百年不斯須兮猶電滅而猋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縉
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修

阻兮曾莫奠乎酒漿悲填膺而茀鬱兮聊自記於斯文

蔡氏哀詞

惟夫人之高誼兮真一時之女英既富有此好德兮又申之以令儀帶幽蕙之縹緲兮佩明月之陸離人自操舍之不一兮雅獨取善以自持何報施之或惑兮罹禍艱於不虞顏色炫而未暮兮所天忽以殞殂痛平素之偕處兮忍此奄奄而偷居瀝哀血以自誓兮甘餌毒而捐軀佩珠玉以死真兮固衆女之所唾曷卓越以不顧

兮棄性命其如遺美不可強有兮信天資之所開要反心以内省兮豈或售乎人知嗟三晨之未浹兮遂俱遊而莫留死者有知兮羌魂魄以並遊日黄昏而不見兮庭室窈其無人惟哀風以歸來兮動素幔之襜襜何平生之欵密兮邈音聲之不可尋儼遺跡以在目兮紛百憂而攻心豈至理不吾喻兮如意厚而悲深撫雙櫬以增慟兮涕漬血而灑襟已矣哉人生有死兮自前古而既然精魄忽其不駐兮惟修名之可延忍錄錄以寓世

兮信烈者之所羞儻佳志之獲申兮雖奄忽其焉悼

時宣義挽詞

奮發多難裏哀榮厚夜中妙年推正行末路見陰功風雨雙龍合山川弔鶴空懸知青史上又載一于公

中書侍郎挽詞二首

崛起商巖後清忠士論歸法知商鞅弊議折董宏非遷謫生華髮騫騰上紫微又騎箕尾去朝野涕空揮

守道無夷險如公實寡仇望從烏府重官到鳳池休二

品追褒峻千金賻恤優縉紳終有恨王駿不封侯

呂與叔挽章四首

舉舉西州士來為邦國華藝文尤爾雅經術自名家正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賢人各有數不獨歳龍蛇

數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虛門生應有謚國史可無書舊室懸蛛網遺編走蠹魚定無封禪草平日笑相如

追惟獻歳發春間和我新詩憶故山今日始知詩是讖魂兮應已度函關

風流雲散了無餘天祿空存舊直廬小吏獨來開鎖鑰
案頭塵滿校殘書

東平夫人挽章錢穆夫人

相閥風流盛王家地勢雄室中蘭作佩庭下玉成叢啼
烏悲春檻荒原入夜宮遺芳得鴻筆論次詒無窮

開府李公挽章

報國封章數論交意氣真先朝貴公子當代老成人月
動融尊酒花催鄭驛賓誰知古原上馬鬛一朝新

戚里薨者舊哀榮世未如襚加三事冢萛致兩宫輿鹵簿前衢隘歌鍾後院虛英風知不墜芝玉茂庭除

孫莘老挽詞四首

同功一體盡調元獨抱沉痾反故園壺遂暮年非不遇人生到此可忘言

青春芸閣妙文詞進讀金華鬢若絲轉守七州多異政奉常處處有房祠

月旦嘗居第一評立朝風采照公卿門生故吏知多少

盡向碑陰刻姓名

華屋丘山可奈何百年光景一投梭故人唯有羊曇在慟哭西州不忍歌

陳用之學士挽詞

禮經三百鬢毛班追述先儒伯仲間誰請尚書重給札盡抄遺藳入名山

峈嶢芸閣上參天直舍相依欲二年顧寫此情歌挽者淚霑毫素不成篇

雲臺觀者候昏明奎壁躔中失二星上界真人重離别

陰風一夜攪青冥

牢落公車待詔時白頭掌故更棲棲一生勤苦成何事

只得銘旌數尺題

滕達道挽詞

早歲峩冠侍冕旒白頭淹卹外諸侯篋中尚有東風草

塞下曾無北顧憂心繫漢廷長入夢氣吞絶塞不防秋

經綸未了埋黄土精爽還應屬斗牛

江南江北奉周旋合散如雲二十年春郡勝遊花蔽馬夜山清話雨連天共驚萬里長城壞獨把千金寶劔懸平日書題多散亂呼兒尋聚一潸然

自作挽詞

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槖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骨定何時修途繚山

海豈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
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風吹殯宮生蒼蘚紙
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黄緇亦無挽歌者空有
挽歌辭

淮海集卷四十